

XIAMEN YOUNG WENXUE
XIAMEN YOUNG WENXUE

厦门

1980-1993

XIAMEN YOUNG WENXUE XIAMEN YOUNG WENXUE XIAMEN YOUNG WENXUE

优秀文学

XIAMEN YOUNG WENXUE XIAMEN YOUNG WENXUE XIAMEN YOUNG WENXUE

作品选



XIAMEN YOUNG WENXUE XIAMEN YOUNG WENXUE XIAMEN YOUNG WENXUE

鹭江出版社

小说卷

[闽]新登字 08 号

厦门优秀文学作品选(小说卷)

本书编委会

*

鹭江出版社出版、发行

(厦门市莲花新村观远里 19 号)

邮政编码:361009

三明日报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13.125 印张 插页 304 千字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80533-883-3

I·179 定价:11.00 元

序

石 兆 彬

一个时代总是哺育和造就了一个时代的文学。厦门作为我国最早对外开放的经济特区之一，改革开放的大潮赋予它一个崭新的时代。这是一个变革的时代，一个万象更新的时代。短短的十几年间，厦门从一个昔日封闭的海防前哨城市一跃成为经济发展迅速、文化欣欣向荣的开放城市。“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改革开放为特区文学艺术事业的繁荣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特区建设的伟大实践和探索，为文学艺术创作孕育了丰富的题材、主题和灵感，激发了广大文学艺术工作者的创作热情。改革开放以来，厦门广大文学艺术工作者在党的“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指引下，努力讴歌时代精神，展现时代风貌，塑造时代新人，揭示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然规律，创作出大量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优秀作品。为充分显示厦门文学创作的成果和实绩，显示厦门文学创作力量群体的优势和特色，我们编辑出版了《厦门优秀文学作品选》。

这套丛书分为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文学评论等5卷，主要收集1980年——1993年厦门100多位诗人、作家、评论家近340部(篇)作品，共130多万字。这是新时期厦门文学创作一次集中的检阅。我们为厦门文学创作拥有这样一个金色的收获季节而感到喜悦和自豪。《厦门优秀文学作品选》的编辑出版，无疑是厦门改革开放以来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成果，也是厦门文学艺术事业发展历程中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标志。

文学的生命是站立在大地上，而又深深地扎根于大地。在厦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以闽南方言为标志的闽南地域文化，自晋唐时期播迁以来，繁衍生息，形成了独特的历史文化特点，也为厦门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富饶而又坚实的土壤。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大潮，给厦门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源泉。生于斯、长于斯的诗人、散文家、小说家无不从中汲取诗情画意，激发神思妙想，铺写胸中画卷。收录在这套《厦门优秀文学作品选》丛书中的大多数作品，凝聚着闽南地域文化的菁华，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时代气息。从整体上看，这套丛书可以说是特区伟大实践和探索的生动写照，是闽南文化一部宏伟的史诗。

新时期文学在躁动中日益走向开放，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厦门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中西文学思潮的撞击，审美观念的变革，文体的嬗变，风格的迥异，在这个风云漫卷的文学大背景下，厦门文学也在艰难而又不倦地探索着。从这套《厦门优秀文学作品选》丛中，我们可以欣喜地看到，厦门文学创作在高扬主旋律的同时，也跳跃多样化的步伐，充分显示了厦门文学创作姹紫嫣红、各领风骚的新格局，达到了较高的审美层次和学术水准。

当我们漫步在这片生机盎然的文学之林，我们既为厦门文学的丰硕收获充满欣慰之情，更为厦门文学的大有希望倍感振奋。当前，厦门经济特区建设与发展正进入一个新阶段，围绕用二十年时

间赶上亚洲“四小龙”，把厦门建成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地区和国际化的港口城市这一战略目标，市委、市政府提出要努力建设具有时代特征、民族特色、地域特点、开放性、现代化的特区文化。我们对广大文学艺术工作者寄予厚望！厦门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要继续坚持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针，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重在建设、精神产品重在繁荣创作，努力创造更多、更好的优秀文学作品，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

1993年8月25日

导 言

朱水涌

自八十年代开始,厦门文学格局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便是小说队伍和小说创作势头的提升。在这之前,五十年代厦门高云览先生的鼎力之作《小城春秋》,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可贵收获,曾与《青春之歌》一南一北交相辉映,共同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投身革命的历程。然而,对这个历来有海上花园之称的岛城来说,人们一直把它看作是诗与抒情散文的故乡,而由厦门文坛吹奏出来的牧歌短笛,也确实以其灵秀幽雅的情调,飘荡于文学想象的空间。

当中国的历史进入一个崭新的变革时期,厦门即刻开始了由海防前线向经济特区的转型,这时,牧歌短笛已难于演示这块土地上的喧哗与冲撞。个体日趋丰富的经验世界、社会纷纷扬扬的文化现象和现实与历史相交融的精神记忆,都在催动着小说创作的发展。小说这一文体,由于其更为深广的时空包容和更为厚重的艺术表现力,便一改其在厦门文坛的边缘地位,而逐渐向文坛中心移

动。就象中国新时期小说成为中国历史变革时期文学嬗变的代表一样,厦门这十几年来来的小说创作,也成为了厦门文学创作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从1980年到1992年,厦门20多部长篇小说的出版,10多篇小说分别在福建省、《解放军文艺》、《昆仑》上获得优秀作品奖,近10篇小说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选载,以及选编在这个集子里的14名小说作者的18篇中短篇小说作品,都是厦门小说创作实绩的有力证明。

厦门的小说创作,首先面对的是历史变迁的现实景观和由此带来的人们的心理和精神世界的变动。从海防前线变为经济特区,这是历史对厦门的又一次选择,这个选择意味着原有文化秩序的改革和新的文化秩序的确立,但它并不是一切都充满欢呼、充满快慰。特区开放意识与前线斗争意识的冲突,不同道德观念、不同价值取向的碰撞,文化心理积淀与人生重新抉择的矛盾,实际上是贯穿于特区经济建设的整个历程。对此,厦门作家有着热切深厚的体验和表达。集子中的《南望王师》就为我们拉开了特区经济建设中的一道精神阵痛的帷幕。作家阎欣宁抓住前线战区就要成为外商投资区这样一个最富于厦门历史特征的素材,借助于一位饱经沧桑的老军人内心沉重的“拼杀”,在交错有序的情节构筑和特定时空中人物心态的流动叙事中,突出表现了特区建设中感情与理智、历史与现实冲突下人的心理失衡。阎欣宁是位从部队转业到地方的短篇叙事强手,他那富于层次的开掘和开放性的封闭叙事,往往把当代军营里日常层面上的行为和行动描写得有滋有味。

在厦门,以叙事的艺术力量去组构特区的文化现象和个体经验,从而展示这块特殊热土的变革现实和生命色块者,还有张力的《海湾上的草原》、《鹰蛋》、陈耕的《创作手记》、翔宇的《特区白领丽女》系列、泓莹的《台风》、《尾牙》等等作品,它们不管是叙述转型中人生抉择的踌躇忧疑,或是表现人在变革中行动准则的变化,还是

以情感纠葛的方式呈现经济大潮逼仄中和外来文化影响下的人生矛盾，都从各自的层面展示了特区的建设、运动及其独特的精神风貌，提供了一种认知厦门历史变异的文本，让人感受到相伴着经济变革而来的某种意识形态因素的震荡和裂变。

女作家群的崛起和女性文学的斐然成绩，是中国新时期文坛的一个奇观。唐敏和丹娅作为中国这个群体中的作家，她们在全国已是有了影响。《远山远水》和《兰溪水清清》都带着女性的纤柔灵秀叙述着故乡的梦幻，然而《远山远水》却棉里藏针，深情的叙事里隐含着对故土沉重的渴望，散文化的情节空间弥漫着家园失落的焦灼。那苹果树的意象，那父老乡亲眼巴巴地盼“游子”归乡的情景，都表现出了无根怅惘中的现代青年对灵魂故乡的强烈追寻，这是二十世纪末世界文学的一个共同主题。《兰溪水清清》则要比《远山远水》清纯明净，它象是少女用诗情和音乐编织的希冀和童话。涓涓的木兰溪水，醇朴的兰子形象，抒发出当时还是大学生的作者一腔纯情和美好心愿。但那只是青春少女时期的丹娅，当你再读到《白城无故事》的故事时，你就会发现丹娅的叙事变得沉郁，变得复杂，诗意中已更富有了斑驳的意蕴，描写的是一块特殊的领地。

和中国的新时期文坛一样，厦门也有一个知青作家群体，就小说创作而言，张力、谢春池、郑启五、陈耕、陈元麟、王伟伟、林培堂等等一些活跃于文坛且在小说创作上有所成就的作家，大多是共和国的同龄人或近龄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特殊力量，将他们建构成英雄浪漫的一代；从阅读而不是今日的荧光屏进入人类文化的宝库，使他们总是生活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交织网络；伴随着这一代人成长的，是规范型的集体主义教育，是厦门前线曾经有过的炮火，是文化大革命的文化浩劫，是从海防前线走向红色老区再返回沿海开放城市的特殊经历。因此，他们的政治潜意识里纠结着信念、历史和民族的使命；他们的情感世界里有着不息的理想苦恋

和对古老土地的赤子情思。当他们起笔叙述这历史和现实的故事、表达自身的心路旅程的时候，他们的笔总想要开掘历史和情感的深刻蕴含。张力骨子里对于传统文化价值观的认同，谢春池对于红色政权初始阶段的热衷探索，郑启五发源于社会现实的痛苦的笑，陈耕于变革生活的关注，都表明了这个群体心理深层的共性。

然而他们的艺术个性又是各具异彩。同样是对于民族历史记忆的表达，张力试图从古老的闽南文化中寻求一种精神支撑，《别裂切迭》中那种充满了现代人生命躁动的毛茸状叙事，指向了民众生存发展的伟力，肯定的是侠客硬汉式的传统人格，并赋予了家族责任和民众道德秩序某种神圣色彩；而谢春池则侧重于从历史个体的突出代表身上去重塑历史的故事，《喷薄欲出》用的是抒情化的笔致，描绘的却是关系到中国命运和前途的思想斗争。透过几位共和国缔造者意气风发时期的心理展示和意象、画面的铺陈，叙事将历史的题材提高到了情感浓郁的层次，从而借文学的笔完成了一个让人再次思索历史的故事。郑启五虽不想去把握历史和现实的大动脉，但他的叙事在这个群体中也是独特的。他以轻松的微笑来代替沉重的叹息，用幽默的反讽叙事来作生存弊端的揭示。或许这一代人背负的重袱过于沉重，有过太多的艰辛太多的困扰，于是便学会了开“国际玩笑”，先把你给逗乐了，再让你去体验内中欲摆不能的苦痛。这无疑也是一种审美选择，一种有趣味的叙事。

与知青作家群出自于历史记忆和亲身经历的叙事不同，厦门一批年轻作者更专执于一种个体性的创作。他们往往对社会本位产生淡漠，而以个体生存的瞬间体验，凭借个体化的感知方式和叙事文本的刻意建构，来对这世界这生存世相进行表达。这与1987年之后中国小说失范期所出现的叙事现象是一致的。

在这批被称为新生代的小说作者中，俞帆是个佼佼者，这个年仅20岁左右的大学生，无意中为福建文坛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文

本，他凭着青春期感知的灵动、直觉的敏感和较少理性的制约，用更富于本真的艺术思维，在感悟性的叙事中建构了小说的隐喻象征结构。《阉猫纪事》摆开了动物与人两个既对立又相互映衬的世界，这两个世界在感觉意象的流动和叙事者飘忽不定的叙事中，隐隐约约透露出人类对某种莫名事物把握不定的精神痛苦。《永远的水仙》则通过破碎交错的时空和破碎的爱情故事，表达了人类某种命定性的失望。俞帆的小说有着明显的超越意识，他想借文学的感性力量去对人性生存和人类精神状态作艺术的喻示。《红棺》的作者是大学毕业的青年教师，他不用感悟性的叙事而倾向于逼近生活的写实，但那叙事语言一样颇具弹性。借助于棺材店行将消亡的环境和红棺的造就与劈毁的线索，小说汇集了现实的种种世相，因了红棺具有了强烈的隐喻色彩，叙事便超越了对现实荒昧人世的展览。《大人》是“大人系列”中的一篇，作者是刚从大专院校毕业不久的教师，这一代人不少小说作者热衷于写平凡家族的故事，却是一个全国性的文学现象。“大人系列”有洪峰《瀚海》的影子，又有方方的《风景》那种对底层大众生存方式和精神状态展示的逼真笔致，不过叙事已湿润得多，带着闽南这块土地的情调和色彩。

值得一提的还有《没有意思的故事》，作者是个从北疆闯到特区来的记者，但他结构故事却有江南式的灵巧，又不失北方意蕴的深刻。两个独立短篇组成的《没有意思的故事》实际有着耐人寻味的故事。复仇者时空漫长的复仇行动，终是一种漂泊，没有归宿也找不出结果，隐寓着某种行为绵延不断的失败。而一棵墨梅桩引出的人之欲望的破灭，则宣示了“不能无一，不可有二”企图的失败。作者的意识里有道家的某些因素，而叙事中的简洁则更值得称道。

由于体例的关系，编选在这集子里的作品只限于中、短篇小说，而且难免顾此失彼、挂一漏万。事实上，厦门这十几年的长篇小说创作的成绩是不可忽略的。洪永宏的《海囚》、傅子玖的《陈嘉

庚》、唐敏的《诚》、张力的《蛇侠》、洪泓的《金戈碧血》、陈福郎的《浪迹天涯》、吴龙海的《饮恨金门》、郭秀治、张鲁闽的《花与剑》等等长篇力作，都在一个更宏阔的历史背景和更纵深的生活开掘中进入了历史与现实的叙事，令人注目。除此，厦门还有一群孜孜不倦为一代代儿童写作的儿童文学作家，郭建尧、林培堂、周云石，他们多年来都保持着一种童年心态，想象着童年绚丽的世界，编织着一只只美妙的风筝飘带，他们和他们的作品也是厦门文学繁荣的因素。

总之，八十年代以来的厦门小说创作，也和中国新时期小说创作一样，呈现出空前活跃的景象，它虽然不如全国小说界那样浪潮迭起，各种叙事实验令人眼花缭乱，却也是异彩焕发，成为了特区意识形态的一种特殊角色。表现特区建设风貌和精神气息，抒写海峡两岸的血缘情怀，用一代代人的心灵体验去叙述一代代人的精神旅程，深入到闽南的文化岩层去展示这块土地的历史和今天，这一切都表明了厦门的小说在新的文化氛围中有了长足的进展。在反顾这十几年的小说创作时，我们也自然会看到，厦门的小说创作还未能淋漓地发挥小说的时空包容和艺术表现力，把历史变迁中纷纭复杂的文化景观和丰富多彩的人的世界展现出来。小城意识影响着作家的艺术视野，浮光掠影的捕捉影响了作家的深入开掘，随意性的叙事往往就浪费了不少作家极妙的感受和体验，而思想艺术素养的不深厚而又敝帚自珍的陋习，更是严重地阻碍了作家向更高层次的提升。但厦门毕竟形成了自己的小说创作群体，厦门的小说家毕竟对当代历史文化变迁有着特殊区域的特殊感受和体验，只要把握住文学这一特殊的意识形态视野，让意识形态的因素与特区那火热躁动的社会图景和闽南古老文化结构一起进入厦门小说家的文本，让历史和现实的意象吸收到深有体验的创作主体之中，厦门的小说创作自会有更充分更辉煌的一页。

目 录

(1)	阎欣宁	南望王师
(27)	丹 姪	白城无故事 兰溪水清清
(66)	唐 敏	远山远水 一只爱哭的猫
(150)	了 因	庄生井
(163)	泓 莹	清明时节
(195)	张 力	别裂切迭
(221)	郑启五	国际玩笑 保姆颂
(247)	谢春池	喷薄欲出
(315)	陈 耕	创作手记
(334)	王伟伟	尘缘

(342)	俞 帆	阉猫纪事 永远的水仙
(372)	林碰狮	红棺
(383)	在 家	大人
(391)	翔 宇	没意思的故事

南望王师

一

1984年。南方海滨某城市。

守备师司令员耿军山的越野吉普车缓缓驶出市区。车内，司令员腰杆挺得板直，象塑在前座上的一尊雕像，挺括的鼻梁和方棱的唇角依然透着往日的坚毅和冷峻，然而那目不斜视的眼睛却多少显得有些茫然——

他的榴炮营奉命后撤。雄踞海岸的猛虎将委屈地从钢筋水泥的炮工事里被拽出，牵引车拖曳着，声声嘶吼，声声呻吟，柴油的黑烟把宁静的海岸搅得一团糟乱，车队碾过尘土飞扬的乡路，日夜厮守相伴过的大海涛声无语……

吉普车猛一减速，一个弹跳，打断了耿军山的遐思，他心里竟像车子“钢桥”一样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

他的守备师驻防的城市已成为对外开放的“经济特区”。三十多年来，这座城市在耿军山的头脑里早已转换成“战区”的概念，美

丽的海滨便是壁垒森严的警戒前沿，隔海相望，便是国民党军盘踞的大小岛屿。他熟悉前沿的每一个哨所、每一道堑壕，而对这座城市，他却陌生得如同自己的后脑勺。

几乎是一夜间，“战区”就变成了“特区”。困惑的耿军山实在无法用那些市井传说弥补贫乏的想象。有人说，为了让外商放心地前来投资建厂，守备师将撤到二线去，未来的特区不留一兵一卒，只有武装警察；还有人说这里将成为“自由港”，拉起铁丝网“封关”，出入均受检查，关内的“自由港”将成为小香港，免税商品满天飞……憧憬着这小天堂自由梦的其中就有司令员的儿子耿葳。偏偏耿葳是守备二团的参谋，治军如同治家，部队人心浮动的思想状况由此可见一斑了。耿军山毫不客气地把那些传说统统斥为“谣言”。不留一兵一卒？他冷笑了，特区再怎么个“特”法，也不会不要枪杆子保卫的，共产党流血牺牲打下的江山，岂有拱手相让的道理！在他的信条中，除了命令，余者皆为谣言。

谁料一纸电文，榴炮营果然就要撤出永备工事。

吉普车到了路面笔直的新街区，开始加速。路旁几十层的高楼建筑拔地而起，鳞次栉比，脚手架上悬挂着时髦的标语：“效率就是生命，时间就是金钱。”耿军山瞥了一眼。他常衔在嘴里的一句话是“时间就是军队”，恩格斯说的！“时间就是金钱”，这谁说的？不知道。

早两年，这一带还是一片乱坟岗和年久淤积的臭水洼，神奇的建筑速度令耿军山赞叹。耿葳说，外国人盖楼，星期一动工，星期六就能搬进新居。他听了之后想：现在不光进口吃吃喝喝和高级轿车，连神话都要靠进口了。

摩天楼也好，立交桥也好，城市还是我们的嘛！司令员欣慰地想着，索性闭上眼睛，把后背扔给吉普车靠垫。耿军山是以解放者的姿态进入这座城市的。他们半夜启航，强渡海岬，经过激烈战斗

才把残敌赶下了大海。仅仅在一条狭窄的漏斗形的巷子口，就倒下了半个步兵连，老团长鲁石河也倒在了他的怀里。就在那个巷子口，炮兵连连长耿军山在他的连史上，遗留下一滴朱色大笔的落迹，如血如霞，交融着艳美和悲壮……战后，这支转战华东的野战部队就地担负起守备任务。耿军山无数次在老团长墓前发过誓：要保卫这里的每一寸土、每一粒沙；要实现老团长的遗愿，越海打到对面岛上去……

他没想到，在他这个司令员的任期内，竟指挥着榴炮营后撤了。

不留一兵一卒？

二

榴炮一连连的阵地前面是一片绵长的海滩，掩映在密密防风林后面的，就是连队的营房。一连连长是个壮实的小伙子，两条胳膊直愣愣甩打着像挂着两条送弹棍。耿军山的小车驶到时，他正穿件背心领着战士们拆除单双杠呢。

榴炮一连的前身是团属炮连，耿军山这个前任连长毫不掩饰对它的偏爱。一九五八年炮战，在炮群中它显示了不同凡响的素质：发射速度和首发命中率都高出一筹，打得格外漂亮。可惜那以后，榴炮沉默二十多年了。

“按规定时间撤出去，还有问题吗？”司令员问。

“没问题！……当然，紧了点，驻防这么多年，坛坛罐罐的家底子不少。”

“部队有什么突出的反映？”

“支援特区建设，执行特殊政策嘛，有啥说的！不过，也有人……咳，都是胡扯！”

“你也学会打曲射炮了？”

“有人说‘解放台湾’的口号都送进军事博物馆了，台湾海峡无战事，当兵的用不着了，才让我们撤……”

司令员神色苦黯，迎风站定。

儿子说得对：战争和军人，是上帝产下的一对连体婴儿。身为军人，耿军山几十年来笃信战争迟早会爆发。随着华发渐生，四十多年前血腥与硝烟交杂的那种厮杀搏击的亢奋劲儿，竟不时突突地叩击着他的血管，他变得躁乱并有些神经质了。他怀疑自己身上潜伏着过去战争年代打红了眼的部队中常见的那种嗜杀癖……医生解释说，这是老年更年期的症状，药方很简单：多种种花、养养鱼。司令员如领圣诏，试了段日子，疗效欠佳，种花花枯，养鱼鱼死。可是，一走进他的部队驻防的海岸线，走进蜿蜒交错的战壕、走进巉岩嶙峋的观察所，四十倍的观察镜让他看到对面那些荷枪实弹的人影，他还是按捺不住那种亢奋劲。他甚至惴惴不安地期冀着，某个拂晓或黄昏，枪炮声大作，于是他兴奋地对着话筒口述战斗命令，他的火炮开始怒吼，他的一线分队开始节节抗击……

“告诉战士们，部队不是贴在门板上的门神，也不是博物馆里的兵马俑。”司令员指指对面的岛屿，斜阳正投射在波涛中的弹丸小岛上。“人家的火炮不是吃素的，榴炮营是稍稍后撤，不是遣散！”

一连连长点点头，走到火炮工事边上，深情地拍拍一米厚的钢筋水泥堡，说：“我们守了三十多年的阵地，修了这么好的工事，现在要让出去，工事还得炸掉。听说这里要和外商合资办游艺场、旅游村？不外是酒吧间、跳舞厅一类的玩艺吧？想想心里怪不是滋味的。”

司令员转过身去。他不想让下级看见他忧郁的神色。海风懒洋洋地梳理着枝叶繁密的相思林，发出沙沙轻响；几只画眉啾啾叫着，在枝间跳上跃下。蓝天里，一群灰色的信鸽向着远海飞去，撇下